

天津风土丛书 TIANJINFENG TU CONGSHU

来新夏主编



华鼎元辑
张仲点校

梓里联珠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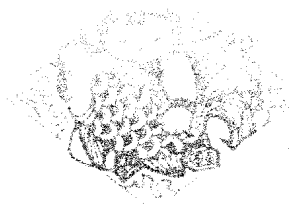
天津風土林書

梓里聯珠集

主 編：來新夏

副主編：張宪春

張 格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

1105361

责任编辑：韩嘉祥

梓里联珠集

华鼎元 辑

张 仲点校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960毫米 32开 6.5印张 2插页 10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

书号：10330·7 定价：1.20元

《天津风土丛书》总序

来新夏

记一地风土民情、遗闻琐事的书是地方志中的一大支流。它不仅可资掌故谈助，也可备编写方志的采择，现在还可供旅游者参考。它起源甚早，南北朝时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是比较著名的一部早期风土著述。但所记为两湖地区，范围似嫌略广。宋·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则记开封一地风土，为后人所喜读。清人对这类书的撰述尤有兴趣，项维贞《燕台笔录》、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之记北京，周亮工《闽小记》、施鸿保《闽杂记》之记福建，厉鹗《东城杂记》、徐逢吉《清波小志》之记杭州，陈作霖《金陵琐记五种》之记南京等，几于屈指难数。但书多散刊，搜辑不易，于是有风土丛书之编。繁者如丁丙所辑《武林掌故丛书》，多至二十六卷；简者如《上海掌故丛书》、《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均集多种书于一编，便于翻检。天津虽位居名城，除《津门杂记》较为人所习知外，其他风土著述

228.1
则多被忽略。一九三八年，张江裁辑印《京津风土丛书》时，涉及天津者也仅收入二种，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就促使我想约请一些同道者共同整理出版一套《天津风土丛书》，而天津古籍出版社不计草创之艰难，把这套丛书的出版，毅然引为己任，从而使我的设想成为现实。

这套丛书所收都是成作，我们仅作点校整理，不妄加删定。当然，这些书的作者多是封建文人，书中无疑会有不少封建糟粕。不过若从另一角度看，这些部分也真实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地方风貌，如果予以删除，那就失去了时代特色，但为帮助阅读，整理者均在每种书前写一点校说明，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这套丛书虽然不是什么创举，但至少可以起到保存地方文献，提供乡土资料和介绍天津历史风貌等作用。所担心的是由于整理者种种客观原因和我在工作中的疏略，可能会出现某些使读者引为憾事的不足与缺点。这只有借公开印行的机会来求助于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基本上一一种一册，但为了平衡篇幅，也可能一种数册或一册多种。虽名曰丛书，但不作统一编次，可分可合，以应不同读者的需要。

这套丛书的生命力将依靠广大读者的支持与

指导。我愿意随时按读者的需求以供驱使，并将此视为我学习和生活中一件极感愉快的事。

一九八六年五一节于天津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点校说明

《梓里联珠集》是清人华鼎元辑录的诗词合集。华氏为天津望族，字问三，号文珊。父亲是天津近代颇具民主思想的大诗人华长卿。长卿于桑梓文献颇多致力，他的《俗音正误》一书，为研究天津方言的重要著作，当代美国汉学家戴薇嵩曾来天津特意寻访这本书，做为以自己以电子计算机人工合成汉语语音（主要是天津方音）的根据之一。

鼎元青年时代曾随他父亲宦游奉天等地，自己曾任江苏同知。清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他在吴门“听鼓余暇”，辑录了这部天津风土诗集《梓里联珠集》，包括：

一、汪沆著《津门杂事诗》

二、蒋诗著《沽河杂咏》

三、樊彬著《津门小令》

四、崔旭著《津门百咏》

五、华鼎元著《津门征迹诗》

除去华氏自己的《津门征迹诗》写于清同治

间以外，可以说把清代嘉庆以前有代表性的写天津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都辑入了这本《梓里联珠集》。因此，这本合集是研究天津城市开发史、自然地理、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对我们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仍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津门杂事诗》是汪沅在天津主修《天津县志》时，写的整整一百首特色鲜明的风俗诗，也是天津历史上第一部竹枝词。

汪沅（一六八四——一七六四）字西颢，号槐塘，钱塘人。他在清乾隆初年就来到了天津，与吴廷华（东壁）主修《天津府志》与《天津县志》。由于汪沅“学极奥博”，在修志过程中，大至典章制度，小至草木虫鱼，都能“稽核精详”，特别是对于天津掌故，很为注意，所以府、县两志修毕，他也写完了自己的百首竹枝词，并与《天津县志》同时刊行。我们现在见到的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所刊的《津门杂事诗》，会发现字迹潇洒，刻工精细，想见当年做了很好的准备，这是十分难得的。

汪沅《津门杂事诗》的贡献，就是对天津地方史进行许多认真的考证。“天津”的得名，前人众说纷纭：有说天津本关名，在良乡北后移此

者；有说因有天津河故以名之者；有说七宿上有天津九星，占应小直沽而得名者。而汪沆直接指出：“天津名自长陵赐，三卫新军驻羽旗”。长陵指明永乐帝朱棣，天津一名就是朱棣所赐。明李东阳有《修造天津卫城碑记》，说：“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立为今名，则象东驾所渡处也。”一九六一年六月，天津南门外发现明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也说：“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立焉。”天津含义实为“天子津渡”，为朱棣所赐，这与汪沆的说法完全一致。

特别给人以启发的，是《津门杂事诗》每首都有很详细的注释。这是从许多史书、方志、文献中勾稽而成。他不但依靠这些“死文字”，自己还认真访求根据。天津天后宫（娘娘宫），在《元史·泰定帝本纪》有：“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庙于海津镇”的记载，汪沆却亲身跑到天后宫，“穹碑剔藓从头读，署字都无泰定年。”无论汪沆的看法是否正确，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却是令人敬佩的。汪沆描写当时风俗也很有意思，他写灵慈宫（即天后宫），有诗句：“琉璃瓶脆高擎过，争买朱砂一寸鱼。”这是描绘娘娘宫卖小金

鱼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到天津解放初还在。

汪沅的竹枝词，格律工整，也富有鲜明的艺术色彩和自己的风格，是优美的文学作品。

相形之下，蒋诗的《沽河杂咏》就较汪沅《津门杂事诗》略逊一筹。蒋诗，字秋吟，浙江仁和人，也可说是汪沅的同乡。他是清嘉庆十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著《秋吟诗草》。他写天津的竹枝词，有些是对《津门杂事诗》的补充。其注释，不少是从《天津县志》中摘取的。蒋诗的作品主要是描绘了汪沅以后天津的人情风物，反映出前进一步的时代。

纪晓岚曾为《沽河杂咏》写了一篇序。纪氏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数则提到了天津，而这篇“序”中说：“余不至斯土五十年矣！读之宛如坐渔庄蟹舍之间，与白头故老指点而话旧也。”可以感受到纪晓岚对津门风物的感情。

樊彬所作《津门小令》，实际是词，调寄《江南好》，它写津门风物，体裁别致，格调清新，有显见的民俗学价值。

樊彬（一七九六——一八八一）字质夫，号文卿，天津人。樊父名宗浩，副榜贡生。樊彬八岁而孤，一生贫困，命运多蹇。他曾屡试不第，只做过国史馆誊录及学官、县丞等。他最喜欢金

石碑版，据说搜罗海内碑刻达二千多种，其中很多是前人所未见的。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赵之谦所编《环宇访碑续录》中，大部分是樊彬所辑录的。他晚年居北京香炉营头条，因夙清贫，去世后经友人卖掉所藏金石书画，才集资得以安葬。

《津门小令》可喜之处，在于文字明白如话，且富文采。如“津门好，到处水为乡。东淀花开莲采白，北河水下麦翻黄，潮不过三杨。”这后一句实是津门俗谚，说明海潮涌入天津，到杨柳青、杨村、杨芬港而止，文通理顺。又如写天津早市：“津门好，石道北城新。供税大关喧到晚，卖糖小市闹凌晨，水陆尽忙人。”把天津北门外（清代时修有铺石路面）早市摆小摊出售瓜果糖豆，市声鼎沸，人影幢幢的图景，描绘得历历如画。樊彬的《津门小令》，以此写天津风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少到目前仍如此）。他对津门当时的穿衣打扮、吃喝玩乐、商人士子习尚的描写，也使人感到亲切可喜。

作为清中叶天津社会生活的小百科全书，应推崔旭的《津门百咏》。崔旭（一七六七——一八四五）字晓林，号念堂，河北庆云人。他是清嘉庆五年（一八〇〇）举人，与天津大诗人梅成栋（曾编《津门诗钞》）同出张问陶（船山）门

下，有“一日得二诗人”之目。著有《念堂诗草》等。崔旭先后在天津居住达四十余年，于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就所闻见写下了《津门百咏》（实际仅存九十六首）。由于崔旭写这些竹枝词“事不厌琐，词不避俚”，而且对于汪沅的《津门杂事诗》和蒋诗韵的《沽河杂咏》来说，崔旭自认为“欲为两家狗尾之续则未然也。”由于他在写作竹枝词时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使自己的作品风格卓著，别具特色。

在《津门百咏》中崔旭以高度的艺术概括才能，描绘了天津一地的自然面貌、建筑、艺文、人物、名胜、风俗、衣着、街市、商业、食品和社会生活。文笔似流水行云，优美动人。如写大悲院：“大悲旧院几重修？朱记初碑今尚留；呼渡窑洼寻故迹，芦花野水四围秋。”诗味很浓，同时也写出了大悲院的历史和环境。

过去对天津的戏园，论者皆以始自光绪初年（实际仅是根据《津门杂记》提到的“四大名园”），崔旭却写道：“戏园七处赛京城”，并加注释：“戏园，起于近年，伶人寓此者五十余家。”还写道：“满街学唱二簧腔”。这提供了珍贵的戏剧史料。再如，天津“泥人张”（第一代张明山）著名于咸丰间，而此前天津泥人是何状况？于史无征。崔旭则写道：“泥人昔说郾州好，可似天津

样样工”并有注：“今天津泥人附近所无。”就是说，在清嘉庆、道光间，天津泥人已是出色的民间工艺品了。再如对天津的书画家、直沽酒、估衣街、洋货街、会馆、酱园、鱼店、杨柳青年画以至于粪厂和混混儿（恶少），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

《津门百咏》并非图解生活，象是展开一幅幅市井生活的风俗画。难怪它一直为治天津地方史者所乐道。

华鼎元写过《津门征献诗》，在《梓里联珠集》中收入了其姊妹篇《津门征迹诗》。他的诗题多采自前四部风俗诗，且未加附注，显得黯然失色。他的诗形象思维也较弱，在艺术技巧上显得平平。

我自少年时代即喜搜集桑梓文献，然过眼烟云者良多。而现在有些书又很难见到。如清乾隆四年（一七三九）精槧《津门杂事诗》，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刻本《津门小令》，公私藏书中本来容易找到；最近到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去，却是号有书。幸得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图书馆端木留先生鼎力相助，才得完成此书的点校工作。但四十年间，笔记损毁遗失颇多，加以近年记忆力大减，求书又非易事，所以遇到困难不少，有些只是凭藉印象，尚祈方家及读者指正。

此次点校，力求保持原貌，不妄加改动。诗后除注明“校记”字样者外，均为原注，不一一注明。书中的直接引语，都加了引号；但有些间接引语（经过原著者缩写或改写），是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

在文字上，如“三叉河口”、“三汉”、“三岔”，均一仍其旧，并未加以统一，目的仍然是为了存其原貌。

所收各诗中出现的书名，为免累赘，且因有简称或缩写者，也未以书名号予以标出。但书名完全者在注记中均一一标明。

张 仲

一九八四年一月

序

此余所汇津门竹枝五种也。津邑虽在畿南，颇有江南风景，故名人寓居是地者，每流连忘返，托诸篇章以寄意。此汪征士诸公之诗所由作也。余津人也，近廿年来，或随侍奉天，或宦游京邸，纵返里门，亦不过数月而复去。客冬需次吴门，听鼓余暇，乡思顿增，爰取汪、蒋诸公诗及余旧作，抄录成帙，付之手民。嗣后如有咨询津邑风土者，即以是编赠之。

光绪己卯春三月 华鼎元谨识

目 录

一、津门杂事诗	1
二、沽河杂咏	63
三、津门小令	101
四、津门百咏	131
五、津门征迹诗	163

津门杂事诗

汪 沅